

西安碑林全集

第 碑

五
一

卷 刻



盧詢書翰

碑題『光祿寺正卿盧老先生諱詢書』。清乾隆年間（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盧詢書。碑石呈方形，高三十九厘米，寬三十一厘米。文十二行，滿行十六字，楷書。西安碑林藏。

碑文內容爲盧詢酬謝他人贈予的集王羲之書法拓本的一封信，但不知是寫給誰的。信的首行末稱『附摹』，顯然此行爲摹者增書，但摹書者未詳。盧詢，待考。

此碑未見著錄。

（王月華）

光祿寺卿盧老先生諱詢書

久仰芳徽無緣接洽茲讀來函深慰

渴且知留心民瘼委曲周詳使巖疆師

帥措意盡然

當宇永無西顧之憂矣承惠集王隴刻不

惟鈎勒之工具識趨向之正前此集王

止有聖教一序雖美擅藝林而旨宗釋

氏今之命題遠與相砭其為道藝兼精

有功儒術迥非泛前摹榻家所容婉美

即此一刻足附前賢不朽矣賞翫之餘

不禁嘆羨裁書叙心良晤何日率候不

宣名易甫慎修

盧詢書翰（全拓）

百壽圖碑

清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李元鳳書，邱仲金刊字。碑爲長方形，高一百五十五厘米，寬六十厘米。分六行書『壽』字一百個，篆書。書者題記三行，每行字數不等，草書。西安碑林舊藏。

《百壽圖》爲舊時用以祝壽的一種書法形式，即摹寫古今各體壽字一百個。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字學》有《百壽字圖》一卷，記南宋紹定時靜江令史渭於夫子巖刻百壽字。又有明正德時昆明趙璧編百壽字書，分二十四體，均可參詳。此碑右上角鈐長方形篆章一枚，陰刻『問字老人』四字。左下角鈐方形陰刻篆章二枚，一爲『李元鳳』，一爲『丹山氏』。

此碑未見著錄。

（路 遠）



百壽圖碑（全拓）

劉廚子辯

清嘉慶四年（一七九九）。馬慧裕撰并書，葉文麟重刻并跋。碑爲橫長方形，共四石，前三石尺寸相等，高三十厘米，寬五十厘米。每石刻文十五行，行十三字，楷書。後一石高三十厘米，寬三十五厘米，刻跋文十六行，行十八字，楷書。西安碑林舊藏。

劉廚子即劉文徽，曾任河南儲使。他曾將治天下比作宰夫和羹，遂得『廚子』之號，被人誤解爲嗜飲食，習烹飪，所以其友人馬慧裕於乾隆六十年作此文爲之辯，并於嘉慶二年親書上石，立於河南。後馬慧裕入陝，葉文麟在其處得此刻及《漢黃徵君祠記》，於嘉慶四年重刻并『立石於唐玄宗孝經碑側』。馬慧裕，漢軍正黃旗人，乾隆進士，嘉慶間任河南布政使，官至禮部尙書。

此碑著錄見《咸寧長安兩縣續志》。

（路 遠）

劉廚子辯

劉廚子者楚南人家世儒業
名諸生成進士授部曹出守大
郡尋擢監司今且列薦剡膺
考矣胡以得此名耶君子疑焉
或曰飲食之人人皆賤之是其
殆嗜飲食習烹飪以自養其口
體者而目以是得名耶或曰厨
與儲聲相近而誤讀也是殆
慕儲子之為人而目以為雅者耶
或曰否非此謂也是蓋矜名節
彌厲獨守身如玉者家子之貞
不字者而人因以處子稱之是即
山陰榛苓慨慕西方美人之意
而不知者訛為厨子也或曰殆非

劉廚子辯（一）

日捺刀且而逆事於烹調燔炙
之間者嘉名聲錫服有由然穢漁
郭圖豈無故哉於是聽者唯余
並作而言曰子之言似是而實非
也吾与若相識三十年矣悲其梗
概請為子詳言之劉子言曰古大
人之治天下也五方風氣不同潤其
不及以洩其過是以上下不爭民用
和平如和羹為水火醯醢鹽梅寧
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
其志書曰若作和羹尔惟鹽梅使
我為宰夫濟五味誰弗甘之使我
宰天下不當如是耶於是鄉里
以廚子之號歸劉而劉亦遂殺
自任相傳到今嗟乎琴劉年未

(二)

馬知其將來之不克遂其初志
而本懷其和羹之志卿即健知
之不辱知已不殆竟善刀而藏
劉之始願終不可沒若不亟為之
拜俾當世曉然于其得名之故
後使後來者仍訛踵謬各逞其
臆度而自為一說不將重誣劉子
之名而並深沒劉子之心也乎
劉為余年即同諧自丙戌先已相
識至劉出守豫郡時已將廿載
而余亦官吳會睽隔又十餘年乙
卯余亦來豫始為之作辯劉頗首
肯因囑書之至丁巳而劉遽謝世
戊午檢故紙得是篇爰紀顛末識

西安府學碑林自漢至元明不絕
誠海內巨觀也獨

同朝名人家法書百不遺一每以爲憾已未歲
方伯朗山先生蒞陝爲於公餘燕見之時嘗
先生手書石刻二種一曰漢黃徵君祠記一曰
周子詳則爲前河南儲使劉公文徵作也
又覽勝於唐宋八家而不爲古人束縛
生平圖畫深得力於晉觀者使樹之碑
不覺與歷代名賢互相輝耀而爲我

朝榮光耶於是三請於

先生而後許之嘉慶己未仲冬立石於唐
元宗孝經碑側暨誌

先生刻石於豫時未嘗計及入秦也又安知
煥發昔賢昭垂千古哉寶物之名得而歸
殆有數焉謹誌原委於末

錢塘葉文麟敬跋

(四)

漢黃徵君祠記

清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吳蔚光撰文，馬慧裕書，葉元符勒石，葉文麟重刻。凡八石，尺寸相等，高三十五厘米，寬三十八厘米，每石刻文十行，行字數不等，楷書。西安碑林舊藏。

據碑文，黃徵君乃東漢時汝南六孝廉之一。明嘉清四十三年，在正陽縣治西北隅建黃徵君祠。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乾隆六十年又重修，此碑即吳蔚光爲此所作之記文，并於嘉慶三年勒石。後馬慧裕入陝，葉文麟於嘉慶四年將此刻與《劉廚子辯》一同重刻，立於西安碑林。

此碑著錄見《咸寧長安兩縣續志》。

（路 遠）

漢黃徵君祠記

鑒

黃仲度徵君與周子居父伯
堅鄧伯向封武興盛孔粹汝
南六孝廉也太守李張選同
應舉受版而張死子居等遂
駐行喪張妻于柩側下帷見
之厲以宜行子居嘆曰不有
行者莫宣公不有仁者莫卹
居与伯堅即日諱發黃封四
人出随柩車車見杜元凱女

漢黃徵君祠記（一）

危行言孫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卷而懷之明哲之所
保身也保其身者非貪生畏
死苟免獨全也將留其身以
有為沈幾而觀變藏器而待
時潛龍之勿用者又惡知不
為碩果之不食耶若徵君者
信可以名當時傳後世已正
陽漢之慎陽徵君宜祠之在
縣治西北隅建者明給事中

(二)

知此義者也彼夫固膺蕃滂
諸賢豈不患尔忘身哉然主
無三顧之隆朝有四凶之聚
聲名院以太盛幾事又以不
察卒至戕軀殒族閭閻之毒
何啻坐炭坑海內者數十載
而免黜託用以遷由是觀之
微君澄之不清滴之不濁幾
於聖門之穎子是耶非耶且
夫邦有道危亡危行邦無道

(三)

強潔將在此逝而止斷不能
免於黨錮之禍何也陰疑于
陽必戰三陽三陰陽猶震其
弗克也矧以一陽戰五陰乎
不敗何待漢王桓靈家軌之
初九一陽在下潛龍勿用所謂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
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也
申屠蟠周燮徐穉姜肱皆

(四)

其不可量也桓靈之世紀之
極矣浮于春秋春秋有孔子
大聖人也思撥亂及之正畏
直過宋菜色陳蔡危乎難
哉若顏淵問為邦而終未仕
於諸侯簞瓢陋巷不改其樂
用舍行藏故獨與之假令激
君以聰敏尤異資偉節宏
議震動激昂如三君之後
顧及於厨者天下模楷不畏

(五)

或陶淵明集聖賢聲輔錄後
標目之蓋敦行尚誼東漢風
矣史傳所載荀爽迺比之顧
子蔚宗引其曾祖穆侯誼之
論六經為及門於孔氏其殆庶
乎余竊疑徵君言論風旨以
其所聞何以士君子之見之
者靡不眼深遠玄邈各為
是其重於人也三反覆於古
之要紉世之末流者而始歎

(六)